

輯一  
群像少年

## 格瓦拉不思議

格瓦拉不知道，原來生命  
可以這麼輕，這麼薄，這麼  
柔軟而順服，緊貼著少年A的左胸  
在一件棉質連帽外套上。在這裡  
格瓦拉捨棄了自己的理想與  
熱情，放棄玻利維亞的革命  
不說話，也不讀自己手抄的詩集  
和正在發呆的少年A一樣

但少年A不認識格瓦拉，雖然  
他有著與格瓦拉一樣的單純

信仰著愛與正義，渴盼  
真正的自由。他剛剛剪了新髮型  
路過東區的潮店，在BSX的專櫃  
看見這件灰色連帽外套，掏錢買下  
失去悲喜哀愁的，Q版的格瓦拉  
彷彿遇見了另一個自己

格瓦拉不知道自己將在未來的幾年內  
一次次被投入洗衣機，反覆搓揉破碎  
洗之又洗，曬之又曬  
直到沒有人知道那殘破的圖樣也曾經  
年輕過，愛過，沉迷於革命  
像一首纏綿的情歌

## 土耳其變奏

熱愛哲學的少年 B 有一架電子琴  
放在科學館的地下室。每天中午  
當鐘聲結束了實驗，學生們  
紛紛放棄追問現象與本體之間  
隱微的關聯，像一群飢餓的小獸  
走出科學館的玻璃門，覓食  
回應屬於身體的真理  
少年 B 便會走下樓梯，開燈  
點亮科學之下更加確切的黑暗  
練習彈奏一首土耳其進行曲

進行曲其實並無關乎土耳其  
甚至不屬於戰爭的一部分。它  
興奮，歡躍，表演著聲音的舞蹈  
少年 B 可以用各種虛構的樂器  
展示它，像一張模糊的複製畫  
「而電子琴，」他想  
「依據柏拉圖，一切造物  
莫非仿擬那更高的存在……」

一架可以模仿各種樂器的電子琴：  
「以偽幣為模型的偽幣，  
鏡像裡無限重疊倒退的影子，  
在莫比烏斯環上  
被自己的腳印絆倒的數列……」  
科學無法解釋這些，但音樂可以  
少年 B 只需要繼續彈下去

在真假難辨的人生之中  
變奏出自己唯一不變的真理

103

### 恆星組曲：太陽

不寫詩的少年 C 過著一種充滿  
詩意的生活。他鍛鍊自己  
在科學館和圖書館之間的空地  
建構起一座肉身的殿堂  
為了溫柔和堅強，為了無以名之的信仰  
他分開雙腿，挺直背脊  
讓思想指向天空：體內有火  
燃燒突如其來的憤怒  
像是駕駛金車橫越天穹的阿波羅

27 \_\_\_ 26

少年 C 記得那獨一無二的神諭：

「認識你自己」。這是唯一的真理  
他唯一能做的只有燃燒自己  
讓自己成為發光的神

照亮這個潮濕陰鬱持續壞朽的世界  
但少年C不知道，這個世界雖然寬闊  
卻不寬容，容不下他用激昂的話語  
創造的形象。它折磨，虛蝕，消耗  
像時間風化岩石，在未來  
終會摧毀他苦心經營的肉體神殿

不斷嘗試寫詩的少年C此刻  
暫時放下與文字的遊戲，放下手中的筆  
改拿一根如他眉角倨傲的齊眉棍  
揮舞猶如驅趕圍觀的無知群眾  
那是他的舞台，他的權杖  
是他在一切敗壞之前

與世界最真實而虛無的碰撞

## 非法流浪者之歌

少年D被家門吐出，在冬夜  
在一條雨後的小巷  
他獨行，像一隻黑鳥離群  
抗拒一切不實的指控  
身後的燈光剪碎萬物的影子  
綴補他潮濕的囚衣

他想起自己的影子還困在家裡  
代替他合法地生活：飲食，聊天  
愉快地貼著每個人的心房  
傾聽那些不安的脈博——

（謠言用自己的方式塑造他  
像一條鞭子放在他的床上）  
在審判裡他必須學會分裂  
成為自己的被告，辯護律師和法官

而世界是更大的監牢，他知道  
一盞燈就能公佈他的罪名：  
「沒有了影子的本體  
存在只是無可饒恕之惡」  
少年D此刻只想逃跑  
像是逃離無所不在的卡夫卡  
在時間向他催討債務之前  
離開律法的大門，越遠越好

### 少年的祈禱

在少年 E 的日記裡夾著  
一根染成金黃色的頭髮  
蜷曲、柔軟、髮根微黑  
它來自另一顆金色的頭顱  
頭顱裡長滿黑色的夢  
它擁有黃金一般的名字  
以致於當少年 E 輕輕呼喚  
總能在語字裡感到黑夜沉沉的重量

命運曾經將它繫在少年 E  
脆薄的胸膛，牽引他的心跳

像一條黃金的纜索網縛著  
漂浪的人生：除了起伏的心潮  
少年 E 沒有其他的海洋  
冒險成為神話，英雄回歸平凡

如今少年 E 不再書寫日記  
他實驗，以身體為船舶  
在前往情色烏托邦的航道上  
探索每一座可疑的島嶼  
少年 E 會探索島上可疑的住民  
記錄他們身體的每一寸特徵  
與他們言淺交深，頻繁互通  
慾望是文明最重要的商業

少年 E 正在創造自己的神話譜系，他想  
屬於他的黃金時代還沒有來臨

他必須航行得更遠，更廣  
向食蓮人索求遺忘時間的良方  
在時間的颶風吹白他金色的羊毛之前  
在淘金的美夢如白色的浪沫破碎之前……

106

### 給愛麗絲的禮物

少年 F 住在一所大房子裡  
窗外遠眺 101。他有 101 個愛麗絲  
平均分布在考試之外的 1001 個夜晚  
他在夜晚將童話當成禮物  
送給今夜的愛麗絲，到了早晨  
又將它收回，摺疊整齊  
放在自己輕薄的書包裡

愛麗絲們總喜歡在夜晚  
夢遊仙境。貓一樣的少年 F  
總能輕易在她們的記憶裡



留下魅惑的笑容與逗引  
但少年 F 只認識一個愛麗絲  
她用身體填滿了房子  
而他用身體填滿她

少年 F 曾經鄭重宣誓  
人生以玩樂為優先，因為人間  
本就是一場捉迷藏的遊戲  
世界很大，世界很新  
還有許多愛麗絲藏在新世界的角落裡  
她們是珍貴而美麗的資源  
不應該用後即棄。因此

當少年 F 打碎了她們盛裝愛情的  
心  
他總會慎重地收拾，打包  
那些鋒銳而危險的碎片

交給另一個黃色的愛麗絲  
「多麼環保，」他想：  
「這就是我愛著地球的證明……」

### 春日的魔法號角

秋深以後，少年 G 的體溫  
一天比一天升高了。母親說：

「春天的疫病不拘季節  
隨時可能發作，唯有禱告  
才是治療的良方。」為此  
他夜夜祈禱聖父聖子聖靈  
能夠派遣天使前來搭救

生活無非水火，日子難免春秋  
少年 G 從不為虛無感到悲傷  
比起淚水，他更願意奉獻

另一種自性靈深處汨汨  
泌洩的生命之泉。它鹹  
它是海洋的起源，遠勝過  
流佈於地表上的教義

他知道邏輯可以用來認識世界  
但世界並不因被認識而  
變得簡單。譬如慾望  
總在睡前禱告的喘息裡  
轉為深濃而黏膩，糾纏夢境  
一如久久貯存奶與蜜的身體  
性愛與信仰交舞同歡，只有  
特殊的角度才能抵達

天堂。少年 G 看見預言中的末日  
一片新天新地，生靈歡欣

他要在那日吹奏每一根號角  
讓它們響之又響，震動  
世人最敏感的道德的神經

108

### 仲夏夜的平均律

平均不再只是美麗的  
想像，譬如這個夜晚  
那人的手指騷動如歌  
而少年日是南國的海  
浮漾著動蕩的樂與浪  
節制的暴亂毀除理智  
又在理智中建構體膚  
精巧的濱線：高潮的  
沙灘親吻連綿的水痕  
藻草生長的界域宛然  
容受螺貝漸次的啃噬

搔白的爪痕，愛之涎  
與沫反覆積湧與褪逗  
無非是夏季裡迴盪的  
傳說：一種夢的寓言  
而今皆已成真。他欣  
喜，所謂一千種愛的  
形式他曾經聽人說過  
試探過實踐過拆分後  
重新組裝過，像DJ  
調弄耳輪讓旋律驅馳  
像熱病肆虐的無人島  
忽然就開闢了情欲的  
五線道，串流皆為歌  
而眾鳥歸飛急，一巢  
僅容一居，何其平均  
可以入律成法，成家

在南國之南的仲夏夜  
當那人潮熱的指尖……

## 早秋的遺憾

秋天是信仰的季節，少年 I 想  
神用半個世界的衰敗證明  
無常終於取代日常，美好  
也只是一把銼刀微調著幸福  
讓屬愛的舌頭血誓成傷  
話語的硬痂覆滿了他的心  
沒有誰能輕易地揭去它

少年 I 比這個所謂的「誰」  
更加清楚，那可以被掌握的  
從來就不是愛，可以被告別的

也不是真正的關懷。所謂真心  
無非只是命運的一重祭壇  
它光輝，潔淨，有洗滌過後  
潮濕的肥皂味。沒有人記得  
它曾經夜夜沾染無聲的淚水

彷彿扭曲宇宙擠壓出的  
一道星光消融於闇黑之交遇  
不可為人所窺。少年 I 知道  
在許多人輕易捨去的夢裡  
他曾是世界的王，愛慾生死  
用同一種不被記得的密語  
刻錄在急遽消失的晨霧中  
日出讓萬物成為日常，但  
不包括他。他是永恆的存有

孤獨的傳道者。他不是先知  
但親眼見過相伴而來的天使  
他們在入城的途中翦毀羽翼  
按照人的形象造出了愛  
以及毀滅。試煉引火於曠野  
日影成煙飛散，在夏日的末尾  
眾靈高歌祭獻自己彷彿求死  
活下來的都是亡者，如他

110

### 冬夜旅次北國北

從前從前有個北島三郎  
在島國之北（也還是島國）  
歌北國之春。少年丁不知道  
此曲始自千昌夫，流傳甚廣  
擁有許多名字譬如「榕樹下」  
在他出生的那座島上，這也是  
一首關於故鄉的歌

他與這首歌相遇在札幌  
一家拉麵店裡，聞聲抬頭  
發現電視上唱歌的共有三人

全非為他所識，只知道  
節目氛圍相當之昭和如同  
他搜尋網路找到的這家店  
然而所謂懷舊拉麵油濃湯鹹

令人汗顏不可終食（日文說  
「無理です」）於是掏錢離去  
此刻的少年J是真正的異鄉人  
紛飛的大雪染白他的背影  
他的心原是南方深闊的海  
動盪演歌，卻凍結在他從未  
經歷過的季節，彷彿早衰

但少年J情願更準確的描述  
他早熟的人生：不結伴的旅行者  
無意於成名的詩人，甚至

刻意忽視愛情的傻子——這一切  
都不重要。他擁有一張  
空白的地圖，世界在他腳下  
如果他能讓足跡成為音符……

## 少年少女愛PK

### 一、少年P的戰鬥

我知道什麼是愛情，如同我  
知道什麼是自由——自由是鐘聲  
在課與課，信仰與絕望的縫隙間  
敲開一條通往球場的道路，敲醒我：  
我的夢是一個無重力的世界  
漂浮在宇宙中的一顆籃球

我們組成團隊搶奪它，看著它  
彈跳，碰撞，傳遞在我們

貪婪的手掌之間，當我們用  
合理的暴力與欺騙的技巧：機警  
過人，切入禁區，三秒出手  
把它投進那個永遠不會被裝滿的籃子

周而復始，我知道這就是自由  
當所有人爭相搶奪，而世界  
從來無法被誰擁有的時候  
我們解散又重組：課業、家庭、戀愛、人生……  
在舊規則裡開始新的遊戲  
彷彿我們怎麼樣也玩不膩

### 二、少女K的偶像劇

我知道什麼是自由，如同我



知道什麼是愛情——愛情是鐘聲  
敲開戲劇的序幕：這不過是人生  
老調重彈地為我們奏出襯底的  
音樂，節奏，催促過度的情緒  
和發達的淚腺，在世界的舞台上

我搬演著自己寫下的劇本登台  
作秀，嫻熟於濫情的台詞與  
優雅的台風（我那颱風一樣的魅力）  
在檯面上一秒落淚，一秒歡笑，在下一秒  
愛恨別離。我知道怨憎會過去  
而愛會離開，但不再是現在

我的觀眾是一群人偶，我用慾望的絲線  
操縱他們的視線，讓他們在舞台下  
用一萬種姿勢自由的跳舞（少年的 Free Style）

我知道萬變不離其宗，一萬個問題  
只會有一個答案，而我怎麼也玩不膩  
在這齣過度冗長且從不下檔的戲劇裡

Libido之歌

不自覺堅持單調了十七年以後  
 沿著語言縫隙鬆動剝離的  
 我的意識，此刻清楚感覺到  
 逃脫的時機已然成熟（即使我  
 未臻熟齡）像是孤懸藤葉間  
 一顆提早發酵的葡萄：芬芳的  
 寂寞。馥郁的憂傷。肉體深處  
 飽漲的甜美的慾望。勃發的  
 洶湧的罪。我曾坐困愁城  
 整夜整夜無法安睡，在朦朧  
 迷離的柔黃中遺棄自我

我也曾翻身逐夢，在現實與  
 虛妄的城國間多番出入  
 留下到此一遊的簽證  
 以愛之名，我創造了一百個  
 幻想的世界，給它們造物的  
 神話，以敬奉以崇拜，以欽羨的  
 屬靈的眼光。我讓世上的國度  
 擁有至福的企盼，使世人親眼得見  
 神的旨意如何行在地上。我  
 出埃及分紅海入迦南，許諾奶  
 與蜜的沃土。我打擊異教的神祇  
 讓異國的女神淪為枕畔的神女  
 我也默許雙城的住民以肉體招待  
 陌生的旅人，僅僅堅持一夜  
 的激情，無遮蔽的獻祭  
 我享受這過程，如同我享受

它所帶來的沮喪——我必須  
親手毀去思想工作的成果，才能

觀賞城垛崩毀的壯麗與虛無

在渦渦的水聲裡，萬千魔物

沿著使徒留下的足跡發起攻擊

搶灘登陸，進入而今已成廢墟的

我的內心，慶祝這空洞的勝利

它們宣稱能洞悉我的一切企圖

且以矯正我的異端邪行為目的

「生之至樂無有甚乎此者，

你必須堅守這唯一的道德。」

但我無法不懷疑，所謂的道德

無非是一場寂寞而盛大的遊戲

以生命為宿命，以孩子為棋子

在虛構的世界地圖上攻訐殺伐

只為了一個虛幻的戰果。然而

我不是這裡唯一僅有的果實嗎？

曾經唯一僅有的花，從母土中

汲引愛與滋養，遍飲雨露風霜

這些都真實存在，豈需要他們

以文字加註，以語言詆毀

以歧異的眼光一再探射，彷彿

我伸手便能摧毀世界？

我擁有的只是一首歌，傾聽我

請傾聽我內心複沓的歌謠

如果是一顆憤怒的葡萄

如果那就是我……

平

大凡物不平則鳴，為自己發聲的理由  
千奇百怪，但萬變不離其宗  
我們信仰的宗教總如此宣稱：

「唯擁有平靜祥和的內心  
才能獲致平安喜樂的生活」

然而我始終有所不平。我體內的青春  
脫離了原本的平衡，它萌動，微熱  
在十六歲的波瀾之海上  
蘊釀著屬於燦爛夏日的風暴  
思想的巨浪洶然湧至，襲擊  
肉體的島嶼——上一波造山運動的

傲人成果，如今正遭遇嚴峻的挑戰  
而我百思不得其解：要怎樣的力量  
才能在暗中改造這片平坦的母土  
變平原為峰巒，化坦蕩的沙漠

成為充滿密蔭與繁花之幽谷  
並召喚眼神（何其男性的神明）  
安居於此，宣揚其粉飾太平的教義：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然而我不平，因為我不公  
我天生的母性令我好行小道，好施小惠  
愛好一切可愛的小物。但我無法想像  
有朝一日，我亦將成為他人  
好行之小道（踐我踏我踩平我  
不安穩平順的個性）欲求之  
小惠（在平淡無聊的日子裡  
施你以調劑生活的輕薄之調情）

甚至物化成可愛、堪愛

不必懂愛卻享受被愛之小物……

（然而「愛」真的只是一個平常的字嗎？）

這世間過著平凡人生的凡俗男女

老是為愛痴狂。對此

我最好抱持平常心——

平常心即是道，而道之所存

乃師之所存也，古人早有明言

但我不知道自己究竟該向誰學習

才能讓體內的母音起伏跌宕

保有自然的平仄，在夏天開始之前

學會用陰平、陽平的清平聲調

唱出壯麗和諧的複音歌謠？

或者只能像老子所教導的無為

以無所作為等待真正的平等到來？

（我老子說：女兒拜託你別鬧了

女子無才便是德好嗎？）然而

我確實感到不平。我討厭

平鋪直敘的人生故事，不期待

平步青雲的成功秘方，不願意

購買婚姻的平安保險，更不希望

成為平價的平板電腦，任人

觸碰、游移、窺看……我只願

穿上平底鞋，搭上平快車

沿著平行的鐵軌奔赴自己的命運

如果命運注定是一場偽裝昇平的歌舞劇

我也要在平分的秋色裡暢快地發聲

以亙古不變的平均律愉悅地和聲

讓眾聲喧嘩，交響，相互激盪

彷彿真正的和平已然降臨

## 一個線上遊戲玩家的辯白書

我是誰？我是帳號，是密碼  
是一個虛無的名字，數字和  
光影的信徒。登入之前  
我是一則不存在的神話流轉  
在平行的宇宙之間尋找棲身的  
歧路的花園：一座沒有出口的迷宮  
登出以後，我異次元的夢  
仍然在雲端的神的伺服器裡  
排隊等候下一次輪迴降生  
然而我不得不懷疑，所謂輪迴  
不過就是對這個夜晚

無限的複製，而降生  
則是偽造傳說唯一的手段  
我是誰？我是自己的造物  
天地不仁的贗品，以剽竊  
為美德，過著偷來的人生  
我曾經歷法術與妖獸肆虐的  
黑暗時代，擊殺過無數  
只能存活在想像裡的魔物  
並哀傷於它們生命的意義  
（生命的意義在於習得殺戮  
和掠奪的神奇祕技……）  
在另一個盜匪橫行的  
無政府時期，我意識到自己  
替天行道的宿命足以令我  
天天行道，樂在行道，以最  
人道的方式解決、處決那些

看起來像是道上兄弟的NPC

（生活的目的在於增進暴力和血腥的無上樂趣……）

但我偶爾也想加入敵對的陣營

撥正返亂，以惡為善，體現

道在尿溺的最高境界：

萬物為芻狗，混沌作熔爐

踐踏眾生輕賤的身體，熬煉

自我焦黑如瀝青的靈魂

在一塊崎嶇不平且複雜如

人生的電路板上，鋪出一條

通往真理的小徑。但真理是什麼？

恕我直言，真理只是一張

遲遲沒有更新的舊地圖

資訊過期，標記錯誤，許諾你

無法抵達的未來；真相是

當我脫離遊戲設定的主線

誤入於妖魔當道的副本

殺人撿屍，奪寶尋仇，我其實

已闖進了世界的隱喻之中

那是一座更加巨大的，由迷宮

組成的迷宮，言行悖反，天地倒轉

以陷阱為指引，變忠告為妖言

我在世界頻道上恣意發聲、嗆聲

試圖告訴世人何謂真實，何謂虛妄

但我的聲音如風行過水面倒影

漣漪之後仍然是無聲的日常

我是誰？我是虛假的見證者

時間默許的良心犯，在歲月

組成的陪審團前說出我的證詞：

「我知道世界不過是一場盛大的連線遊戲

然而它漫長，無趣，條件嚴苛且無法重來……」